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九十一回 在廟中初會凶和尚 清淨林巧遇惡姚三

義婢從來絕世無，葵枝竟自與人殊。全忠全烈全名節，真是閨中女丈夫。

或有人問於余曰：此書前套號《忠烈俠義傳》，皆是生就的俠肝義膽，天地英靈，何其獨鍾斯人？余曰：忠義之事，不但男子獨有，即名門閨秀，亦不乏其人。又不但名門閨秀有之，就是下而求之奴婢，亦間或有之。昔周有天下時，衛國義婢葵枝有段傳序，因採入《小五義》中：衛國有一官人，叫作主父，娶妻巫氏。夫妻原也相好，只因主父是周朝的大夫，要到周朝去作官，故別了巫氏，一去三載，王事羈身，不得還家。這巫氏獨處閨中，殊覺寂寞，遂與鄰家子相通，暗暗往來。忽一日，有信報主父已給假還家，只在旬日便到。

巫氏與鄰家子正在私歡之際，聞知此信，□分驚慌。鄰家子憂道：「吾與汝往來甚密，多有知者。倘主父歸而訪知消息，則禍非小，將何解救？」巫氏道：「子不須憂，妾已算有一計在此。妾夫愛飲，可將毒藥制酒一樽，等他到家，取出與他迎風。他自歡飲，飲而身斃，便可遮瞞。」鄰家子喜，因買毒藥，付與巫氏。巫氏因命一個從嫁來的心腹侍妾，名喚葵枝，叫他將毒藥浸酒一壺藏下，又悄悄吩咐他：「等主人到時，我叫你取酒與他迎風，你可好好取出，斟了奉他。倘能事成，我自另眼看待。」葵枝口雖答應，心下卻暗暗吃驚道：「這事怎了！此事關兩人性命。我若好好取出藥酒，從了主母之言，勸主人吃了藥酒，豈不害了主人之命？我若悄悄說破，救了主人之命，事體敗露，豈不又害了主母之命？細細想來，主人養我一場，用藥害他，不可謂義；主母托我一番，說破害他，不可謂忠。怎生區處？」忽然想出一計，道：「莫若拚著自身受些苦處，既可救主人之命，又不至害主母之命。」算計定了。

過不數日，主父果然回到家中。巫氏歡歡喜喜接入內室，略問問朝中的正事，就說：「夫君一路風霜，妾聞知歸信，就釀下一樽美酒在此，與君拂塵。」主父是個好飲之人，聽見他說有美酒，便欣然道：「賢妻有美意，可快取來。」巫氏忙擺出幾品佳餚，因叫葵枝，吩咐道：「可將前日藏下的那壺好酒燙來，與相公接風。」葵枝領命而去。去不多時，果然雙手捧了一把酒壺，遠遠而來。主父看見，早已涎流欲飲。不期葵枝剛走到屋門首，「哎呀」的一聲，忽然跌倒在地，將酒潑了一地，連酒壺都跌扁了。葵枝跌在地下，只是叫苦。主父聽見巫氏說特為他釀下的美酒，不知是怎生馨香甘美，思量要吃，忽被葵枝跌倒潑了，滿心大怒，先踢了兩腳；又取出荊條來，將葵枝擊倒，打了二□，猶氣個不了。巫氏心雖深恨，此時又怕打急了說將出來，轉忍耐住了，又取別酒奉勸主父，方才瞞過。過了些時，因不得與鄰家子暢意，追恨葵枝誤事，往往尋些事故打他。

這葵枝甘心忍受，絕不多言。偶一日，主父問葵枝閒話。巫氏看見，怕葵枝走消息，因攛掇主父道：「這奴才甚是不良，前日因你打他幾下，他便背後咒你；又屢屢竊我妝奩之物。」主父聽說，愈加大怒，道：「這樣奴才，還留他作甚！」因喚出葵枝，盡力毒打，只打得皮開肉綻，痛苦不勝。葵枝只是哭泣哀求，絕不說出一字。

不料主父一個小兄弟盡知其事，本意不欲說破，因見葵枝打得無效，負屈有冤，不敢明訴，憤憤不服，只得將巫氏之私，一一與主父說了。主父方大驚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再細細訪問，得其真確，又慚又恨，不便明言，竟暗暗將巫氏處死，再叫葵枝道：「你又不癡，我那等責打你，你為何一字也不提？倘若被我发现，豈不屈死與你？」葵枝道：「非婢不言。婢若言之，則殺主母矣。以求自免，則與從主母之命，而殺主人何異？何況既殺主母，又要加主人以污辱之名，豈為婢義所敢出。故寧甘一死，不敢說明。」主人聽了，大加感歎，敬重道：「汝非婢也，竟是古今之義俠女子也。淫婦既已處死，吾當立汝為妻，一以報汝之德，一以成汝之名。」就叫人扶他去妝飾。葵枝伏拜於地，苦辭道：「婢子，主之媵妾也。主母辱死，婢子當從死。今不從死而偷生，已為非禮；又欲因主母之死，竟進而代處主母之位，則其逆禮又為何如。非逆禮之人，實無顏生於世上。」因欲自殺。主父歎息道：「汝能重義若此，吾豈強汝。但沒個再辱以婢妾之理。」因遣媒議嫁之，不惜厚妝。詩書之家聞葵枝義俠，皆羨慕之，而爭來娶去，以為正室。由此觀之，女子為貞為淫，豈在貴賤，要在自立名節耳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詩曰：

佛門清淨理當然，念念慈悲結善緣。
不守禪規尋苦惱，焉能得道上西天。

且說三俠離了村口，走了三里多路，天氣不好。恰巧路北有個廟宇，行至山門，前去叩打。不多一時，裡面有人把插管一拉，門分左右，出來了兩個和尚。和尚打稽首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有什麼事情？」北俠說：「天氣不好，我們今天在廟中借宿一夜，明天早走，多備香燈祝敬。」那和尚道：「請進。」把山門關上，同著三位進來，一直的奔至客堂屋中，落坐獻茶。又來了一個和尚，咳嗽了一聲，念道「阿彌陀佛」，啟簾進來。三位站起身來一看，這個和尚說道：「原來是三位施主。小僧未曾遠迎，望乞恕罪。阿彌陀佛。」北俠說：「天氣不好，欲在寶刹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走，多備香燈祝敬。」

大和尚說：「那裡話來。廟裡工程，□方來，□方去，□方工程□方施，這全都是施主們捨的。」北俠一看這個和尚就有點詫異，看著他不是個良善之輩。晃晃蕩蕩，身高八尺有餘。香色僧袍，青緞大領，白襪青鞋。可不是個落髮的和尚，滿頭髮髻，擊開日月金箍，箍住了髮髻，原來是個陀頭和尚。面賽油粉，印堂發赤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闊目，獅子鼻翻卷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輪，胸腔厚，臂膀寬，肚大腰粗。有了鬚鬚了，可是一寸多長，連鬚落腮大鬚子圈後，人給他起名兒叫羅漢鬚。那位羅漢長的這樣的鬚子來？

閒言少敘。單說和尚問道：「三位施主貴姓？」三位回答了姓氏，惟獨展南俠這裡說：「吾常州府武進縣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熊飛。」和尚上下緊瞧了展南俠幾眼，然後問道：「原來是展護衛老爺。」熊飛說：「豈敢，微末的前程。」和尚說：「小僧打聽一位施主，你們三位必然知曉。姓蔣，蔣護衛。」展南俠說：「不錯，那是我們四哥。」北俠說：「那是我們盟弟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我們全都是至契相交。」和尚說：「但不知這位施主，如今現在那裡？」北俠一翻眼皮，說道：「此人大概早晚還要到這裡來呢。」和尚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要上這裡來，可是小僧的萬幸。」北俠說：「怎麼認識蔣四哥？」和尚說：「聽別人所言，此公是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謀之人。若要小僧會面之時，亦可領教領教。」北俠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問道：「未曾領教師傅的法名上下？」和尚說：「小僧名法印。」大家一齊說：「原來是法師傅，失敬了。皆因天氣不好，進來的慌張，未曾看見是什麼廟。」和尚答道：「敝刹是清淨禪林。但不知三位施主用葷是吃素？」北俠一聽；就知道這個廟宇勢力不小，說：「師傅，這裡要是不吃酒，不茹葷，我們也不敢錯亂佛門的規矩；要是有葷的，我們就吃葷的。」和尚說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即吩咐徒弟，告訴葷廚預備上等的一桌酒席。」和尚又道：「我這東院裡還有幾位施主，我過去照應照應，少刻過來奉陪。」大家一口同音說：「請便。」和尚出去，直奔東院去了。

少刻，小和尚端過菜來，七手八腳，亂成一處。擺列妥當，小和尚說：「若要添換酒菜，施主只管言語聲。」隨即把酒斟上。這時天氣也就晚了，即刻把燈掌上，他們就出去了。北俠一看見那個小和尚出去，復又往回裡一轉身，看了他們一眼，透著有些神色不正。見他們毛毛騰騰，北俠看著有點詫異；又見杯中酒發渾，說：「二位賢弟慢飲，你們看看這酒怎麼這樣發渾？」二爺說：「多一半這是酒底子了。」北俠說：「千萬可別喝，我到外頭去看看。頭一件事，我見這個和尚長的兇惡，怕是心中不正；二則小和尚出去，又回頭一看，透著詭異；三則酒色發渾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丁二爺還有些個不服。到底是北俠久經大敵，見事則明。展爺說：「你出去看看，我們這等著你回來一同的吃酒。」北俠出去。

這客堂是個西院，由此往北有一個小夾道；小夾道往西，單有一個院子，三間南房，一個大後窗戶。見裡頭燈光閃爍，有和尚影兒來回的亂晃，北俠也不以為然。忽聽前邊屋內簾板一響，聽見有一個醉醺醺的人說話，舌頭都短了，說：「眾位師兄們，我學著念個彌陀佛。」眾小和尚說：「快快走出去，你腥氣烘烘的，別管著我們叫師兄。」那人說：「我腥烘烘的，難道說比不過你們這一群葫蘆頭麼？」小和尚說：「我們是生葫蘆頭，你再瞧瞧，你不是葫蘆頭？你幹什麼還去幹什麼去罷，你還是去放腳去罷。」北俠聽到此處一怔，想起楊家店子來了。兩親家打架說，那王太的女兒是他表兄送往婆家去了，至今音信皆無，說可就是個趕腳的。這些和尚說他是趕腳的，別是那個姚三虎罷？

北俠就把窗戶紙戳了個窟窿，往裡一看，見這個人有三□多歲，穿著一件舊布僧袍，將搭絡膝蓋上，短白襪，青布鞋；黃中透青的臉膛，鬥雞眉，小眼睛，薄片嘴，錘子把耳朵，其貌甚是不堪。倒是剃的光光溜溜的頭，喝的醉醺醺的，臉都喝紫了，和那小和尚們玩笑說：「我是新來的人，摸不著你們的門。」小和尚說：「那是摸不著你的門。」

醉漢說：「我要拉屎，那裡有茅房？」小和尚說：「你別挨罵了，快走罷，就在這後頭，往西南有兩間空房，後身就是茅廁。」那人說：「我方才聽見說，有開封府的，宰了沒宰呢？」小和尚說：「快滾罷！你不想想這是什麼話，滿嘴裡噴屁。」連推帶搯，那個人一溜歪邪，真就撲奔了後院。北俠暗道：「這個和尚，準是沒安著好意了。我先把這個拿住，然後再去辦那個和尚。」

先前奔廟的工夫，陰雲密布，此時倒是天氣大開。北俠奔了西南，果然有兩間空房，關閉著雙門。北俠用寶刀先把鎖頭砍落，推開門往裡一看，屋中堆著些個桌幾椅凳。北俠撤身出來，見那人看看臨近，北俠過去，把他脖子一掐，往起一提溜，腳一離地，手足亂蹬亂踹。北俠就把他夾在空房裡頭，慢慢又將他放下，解他的腰帶，四馬倒攢蹄，寒鴨浮水式把他捆上。北俠把刀拉出，就在他腦門子上「蹭蹭蹭」，就這麼蹭了他三下，那小子可倒好，不用找茅房，自來就出了恭了。北俠說：「你要是高聲喊叫，立時追了你的性命。我且問你，你可是姚三虎嗎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正是姚三虎。你老人家既認識我，就饒了我罷。」北俠說：「你既是姚三虎，這個事情可就好辦了。我此時也沒工夫問你。」隨即撕他的僧袍，把他的嘴堵上。

北俠就出來把屋門倒帶，復反回來，直撲奔客堂。來到之時，啟簾進去一看，展爺正在那裡為難：丁二爺躺倒在地，受了蒙汗藥酒。北俠一怔，問道：「展大弟呀，二弟這是怎麼了？」展爺說：「自從兄長去後，我勸他不用喝；他說他腹中饑餓，要先喝杯。」

頭一杯喝下去沒事，又連喝了兩杯，他就昏倒在地，人事不剩我也不敢離開此處。哥哥怎麼去了這麼半天？」北俠就把遇見姚三虎的話說了一遍。展爺一聽，說：「這可真是想不到。可不知道這個姑娘怎麼樣？在那呢？」北俠說：「我沒工夫問他，恐怕你們等急了。咱們先辦和尚的事情。」展爺說：「有涼水才好把丁二爺灌活了。」北俠說：「這不是一碗涼茶？把這個涼茶灌下去可就行了。」展爺用筷子把丁二爺牙關撬開，將冷水灌下去。頃刻之間，腹內一陣作響，就坐起來了，嘔吐了半天，站起身來，問：「大哥、二哥，是怎麼個事？」南俠就把他受蒙汗藥的話說了一遍。北俠也把遇見姚三虎的事也學說了一番。依二爺的主意，立刻就要找和尚去。北俠把他攔住，說：「他既用蒙汗藥，少刻必來殺咱們來。來的時節再把他拿住，細問情由。大概他是到處有案，不定害死過多少人了。先拿住和尚，去了一方之害，然後再辦王太女兒之事。」展南俠點頭說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就把燈燭吹滅了，等著和尚。

不多一時，就聽外邊有腳步的聲音。北俠把兩扇隔扇一關，兩個小和尚進門，跌倒被捉。不知小和尚說出些什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